

看别人携家带口，我仿佛无根浮萍

文/鞠厚生(枣庄滕州)

每近岁末，异乡人便以故乡为圆心，以所在地为最远点，朝着不同的方向，怀着共同的心愿，奔向圆心。而我每到此时，就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游子，扑进家门，羡慕又酸楚。

1997年春天，父亲丢下母亲和我，撒手西去。七年后，疯癫半生的母亲在麦收季节离世，我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。母亲去世头三年，我还经常梦见她，梦中老人家不疯了，“见到”我总有说不完的话。醒来后再也没有睡意，干脆披衣下床，点

上一支烟，在烟雾缭绕中再续梦境，感受母爱带给我的温暖。

俗事渐多，想念双亲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只剩下过年过节这一段时间。看到别人携家带口，匆忙回家，方觉生父母已不在世。我仿佛成了无根的浮萍，随波游荡。春节放假前，同

事们讨论准备年货和给老人买东西，我只有静听的份儿。私下里，我对朋友说，好好珍惜与老人共处的日子，莫像我，欲尽孝心，而双亲已不在人世。

时间啊你慢些走吧，让我再忆一忆父母，再亲近一下故乡的土故乡的云。

齐鲁晚报

年画

A10

编辑：李师胜
2016年2月23日
美编：石岩
星期三
组版：庆芳

乡情



大年初一，骑自行车回老家。印象最深的就数老家的大门，大门位于淄博某村，当年其主人是蒲松龄的侄孙蒲念祖。建国后，门里曾住过72口人，如今随着城镇房产开发，大门里的人逐渐搬了出去，最后只剩下七口人，附近已是断壁残垣。 读者 蒲先和 供图

最爱吃最想念 母亲的煎饼

文/李超(淄博)

在外工作多年，最爱吃最想念的，还是母亲摊的煎饼。

我是吃着母亲摊的煎饼长大的。小时候，为了吃个热乎的煎饼，母亲摊的时候，兄妹几人围在母亲身边，都想抢第一个煎饼。

摊煎饼要用到鏊子，母亲的鏊子可有来头了，已跟随母亲近半个世纪。每次做完煎饼，母亲都要用豆油擦拭一遍，以防生锈。鏊子是用生铁做的，听母亲说起过，鏊子是姥姥传下来的，这种材质的鏊子做出的煎饼最好吃。

做煎饼的玉米是自己种的，不用化肥农药。玉米脱粒后，用石碾子碾碎，然后用水浸泡一晚上，第二天用研磨机磨成糊糊。

鏊子下面烧起柴火，用瓢舀上半勺糊糊，然后均匀摊在鏊子上，过一会儿反过来再烙。一分钟，一张煎饼就好了。

上小学时，每天早上大都能吃到热乎乎的煎饼，还没起床时，煎饼的香味已经从窗户飘进了卧室。后来到县城上学，那时家里条件差，煎饼就咸菜，就是主食。

后来，离家工作，在外也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煎饼，但是最想吃的还是母亲摊的煎饼。每次回家前几天，就嘱咐母亲准备些煎饼，临走时总要拿上一大袋子。而母亲也知道，我在外吃不惯馒头米饭，每次打电话都会问要不要煎饼。

母亲为儿女操劳一辈子，也为儿女们摊了一辈子煎饼，煎饼寄托了母亲对儿女深深的爱，而每次吃煎饼总会想起母亲坐在鏊子前摊煎饼的身影。

不管在哪，不管走多远，最爱吃的还是母亲摊的煎饼。

父亲的地窖子 藏的是地瓜，孕的是亲情

运河边，父亲还在用地窖子窖藏地瓜，在四里八村已不多见。我儿子说：爷爷你太“out”了。可喝起地瓜米粥，他却像只贪吃的小兽，每次肚子被撑得圆滚滚的。

文/张侗(济宁任城区)

下地窖子，父亲不让儿

父亲已六十有六，种着半亩地瓜。地瓜种在老河滩的沙土地里，黄沙瓤，皮薄面甜，无筋无丝。老河滩里几十亩地，淤土沙土都有，好像只有那块地里能长这样的地瓜。

二十多年前，乡下老家几乎家家都有地窖子。这些地窖子多半掏在老运河堤上，几米深，口圆而小，只容得一人上下，底下却豁然，能容得下一头牛，对着面再各挖出一米左右的藏洞。如今地窖子被废弃了，十里八乡好像只有我家的地窖子还在用。那些出窖子的地瓜像出土的文物，父亲稀罕着哩。

掀开一块石盖板，地窖子里顿时冒出湿漉漉的热气。父亲要让我带一些地瓜回城。我伸头看下去，黑咕隆咚的。

父亲不让我下去，坐在窖子口上，对我说看见绳头就往上拉，别使愣劲儿。父亲双臂一挺，腿打着晃垂下去，就将身子吊进了窖子。父亲缓慢地在窖子里下移着，钉在窖子沿儿的双手不见了，上身隐入窖子里了，头隐入窖子里了。父亲消失在窖子里的黑暗中。这时候我不敢出声，关心则乱。我跪着双手扒住窖沿儿，把头伸向窖子里。

我的心吊着。一团黑影下移着，我的心倏地战栗起来。我瞅着那团无法融进窖子中黑暗的那团黑。因为那团黑有着温度和声音，那团黑揪扯着我的目光。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那团黑说放筐。虽然沉闷模糊，我知道那团黑已经落到了窖子底。我的眼睛濡湿了，小心翼翼地放着筐。直到窖子底亮起一团光，父亲打开了筐里的手灯。

绳子像蛇一样抖动着，“起筐！”我一蹶一蹶拔着绳子。眨眼间，一筐地瓜就吊出来了。有了晃动的微光，我的眼睛急切

地捕获着那团黑。虽然那团黑更浓了，但我没了刚才的恐惧与不安。

那团黑是我一生的牵挂

几筐地瓜吊上来，父亲也要上来了。我盯着窖子里的那团黑缓慢上浮着。先是父亲伸出的双手，指甲下侵满黑泥土。接着花白的头晃动着浮上来。父亲的头发越发稀疏，头顶蹭满了土与蛛网。脸上满是汗水，有汗顺脖子流下来。父亲衣服上也沾满了土。

我帮父亲拍打着衣服上的土，顺势挨在石盖板上陪父亲坐一会。父亲喘着粗气看了一眼窖口旁的一堆地瓜，笑了。父亲真的老了，往常他出窖口就会起身拾掇，而现在他要多一会儿喘匀气。但父亲那一抹微笑和眼神里，掩藏着满足和高兴。

其实上下地窖子并不容易，窖子壁湿滑，窖口的一两个蹬坑都会结冰，滑腻而坚硬。蹬坑已被蹬踏二十多年，蹬窝早已浅平，在黑暗中，只能用脚尖试探着找，倘若一脚蹬空……但父亲不会失脚，他说自己的脚尖已长出眼了。即便一脚打滑蹬跳了，双手和另一只脚会牢牢地钉住自己。即便另一只脚踏打滑蹬跳了，双手也会抠紧窖壁，手指抠进窖壁的土里，而掌根紧紧顶在窖壁上，身子悬空，但双脚瞬间就会找到蹬坑。这是父亲的本事，而我无法拥有。

起风了，天凉下来。春节的鞭炮声已在四下响起。父亲的汗已收，我帮父亲披好大棉衣，拾掇好地瓜。我一步也不想离开父亲。而岁月不会停留在此刻。在父亲下到地窖子的那阵子，我在上面蓦地发现，我是那样孤独无奈，需要依靠那团黑和绳子的抖动才能确认父亲的存在，当我连那团黑也看不见的时候，那阵抖动就钳住了我疼痛的神经。我终于明白有多担心就有多疼，就有多爱。

地窖子里的那团黑和那个沉默寡言的人是我一生的牵挂。

两棵树

文/肖根法(泰安新泰)

我
家门前
有两棵槐树
母亲常说
一棵是男儿一棵是女儿
希望长大了能保家卫国做栋梁
我却谓两棵树
一棵是父亲一棵是母亲
一圈圈的年轮演变成一条条的皱纹
因为这个家付出无数艰辛和汗水却
无怨无悔
憨厚的
父亲啊
慈祥的
母亲啊
天下的
父亲母亲啊
像阳光像雨露像大地
培育我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